

—斯洛文尼亚—

SLAVOJ ŽIŽEK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THE PARALLAX VIEW

视差之见

季广茂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视差之见

季广茂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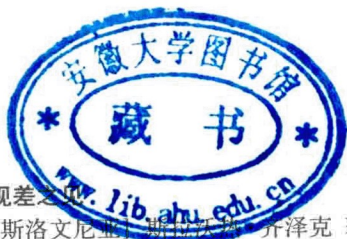
视差之见 / (斯洛文) 齐泽克著; 季广茂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2

书名原文: The parallax view

ISBN 978-7-308-13956-4

I. ①视… II. ①齐… ②季… III. ①齐泽克, S. — 哲学思想 IV. ①B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7829 号



视差之见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 著 季广茂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八月之光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40

字 数 576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956-4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启真馆出品

The Parallax View

by Slavoj Žižek.

Copyright © 2006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T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4-257

目 录

引论：辩证唯物主义兵临城下	1
---------------------	---

一 恒星视差：存有论差异之陷阱

1 主体，这个“在内心行过割礼的犹太人”	25
(1) 发痒的客体	25
(2) 康德式视差	31
(3) 从（康德的）二律背反精神中脱颖而出的（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	46
(4) 主人能指及其兴衰	60
(5) 愿微风轻吹	69
(6)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视差	85
(7) “……这唯一的客体，太虚因之而荣幸”	100
2 用以堆积唯物主义神学的砌块	116
(1) 少年遇到淑女	116
(2) 作为黑格尔派哲学家的克尔凯郭尔	127
(3) 挫败	137
(4) 纯粹牺牲这个陷阱	146
(5) 做个康德派哲学家，还真是不容易	154
(6) 道成肉身是喜剧	176
(7) 作为政治范畴的“奥德拉岱克”	188
(8) 活得太久！	201
插曲 1 康德的选择，或，亨利·詹姆斯的唯物主义	209

二 太阳视差：难以承受的非我之轻

3 难以承受的神圣狗屎之重	243
(1) 被太阳烤焦	243
(2) 拣起你的洞来!	267
(3) 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还有很多别的人	271
(4) 走向新的表象科学	282
(5) 对祛魅的抗拒	290
(6) 上帝四处游荡之时	303
(7) 去崇高的后意识形态客体	311
(8) 危险? 什么危险?	322
4 自由之回环	330
(1) “设定预设”	330
(2) 认知主义者黑格尔?	342
(3) 虚假的不透明	350
(4) 情绪在撒谎, 或, 达马西奥错在哪里	362
(5) 黑格尔、马克思、丹尼特	378
(6) 从物理到设计?	387
(7) 无意识的自由行为	393
(8) 诱惑的语言, 语言的诱惑	402
插曲2 社会链接中的小客体, 或, 排排犹太主义的僵局	409

三 月球视差：走向减法政治

5 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权力	437
(1) 存有性的漂泊, 存有论的真理	437
(2) 听之任之? 不, 谢谢!	446
(3) 走向斯大林主义音乐片理论	462
(4) 生物政治视差	469

(5) 四种话语的史实性·····	473
(6) 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原乐·····	489
(7) 我们活在世上吗? ·····	501
6 淫荡的意识形态纽结, 以及如何解开它 ·····	520
(1) 学术游荡, 或, 权力与抵抗的视差 ·····	520
(2) 人权与非人之权·····	529
(3) 被框定的暴力·····	538
(4) 鸡的浑然不知·····	544
(5) 谁害怕原教旨主义这个大坏蛋? ·····	557
(6) 飞越彩虹联盟! ·····	564
(7) 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家的罗伯特·舒曼 ·····	572
(8) 欢迎来到美国亚文化这个实在界·····	574
(9) 鸡蛋、煎蛋卷和巴特尔比的微笑·····	587
 译者后记 ·····	 603

引论：辩证唯物主义兵临城下

媒体 2003 年报道了两则异乎寻常的消息。

西班牙一位艺术史学家披露了现代艺术首次被处心积虑地用作酷刑手段的情形。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保罗·克利（Paul Klee），以及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都为于 1938 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建造的系列秘密牢房和酷刑中心提供了灵感。这些牢房和酷刑中心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阿方斯·劳伦奇克（Alphonse Laurencic）的杰作。顺便说一句，劳伦奇克是斯洛文尼亚姓氏。他发明了一种颇具“心理技术”含量的酷刑：建造了他所谓的“彩色牢房”（colored cells），作为对反佛朗哥的武装力量的贡献。¹ 这些牢房的建造既蒙恩于几何抽象艺术（geometric abstraction）及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观念，又受益于先锋派艺术有关色彩心理属性的理论。床铺前高后低，呈 20 度斜坡状，使囚徒几乎无法入眠。六英尺见长、三英尺见方的牢房，地面布满了砖块等几何形块状物，以阻止囚徒走来走去。囚徒唯一能做的，就是凝视墙壁。墙壁呈弯曲状，覆盖着足以改变心理状态的立方体、正方形、直线、螺旋线等图案。借助于色彩、视角、比例之类的机关，这些图案足以引发精神上的混乱和痛苦。灯光效果予人以这样的印象：墙壁上眼花缭乱的图形正在移动。阿方斯·劳伦奇克更喜欢使用绿色，因为根据他有关“不同颜色会导致不同心理效果”的理论，绿色令人感到忧郁和悲哀。

第二个消息：原以为瓦尔特·本雅明于 1940 年在西班牙边境的一个村落自杀身亡。他之所以自杀，是害怕自己被遣返法国，落入法西斯特工的魔掌。其实他并非死于自杀，而是死于苏联特工之手。² 死前

1 See Giles Tremlett, "Anarchists and the Fine Art of Torture," *The Guardian*, January 27, 2003.

2 See Stuart Jeffries, "Did Stalin's Killers Liquidate Walter Benjamin?" *The Observer*, July 8, 2001.

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写《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分析。就在本雅明去世前后，许多人都因为苏德条约，而对莫斯科感到幻灭。作为回应，一个“刽人”（killerati）¹——从知识分子中招募的、用以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工——结束了他。之所以夺他性命，终极原因在于，他在穿山越岭，从法国逃往西班牙的过程中，怀揣一份手稿。这份手稿是他一直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苦心经营的大作，即对《历史哲学论纲》的详尽阐述。装有手稿的公文包被委托给了同行的逃亡者。这位逃亡者心不在焉地把手提箱遗失于从巴塞罗那开往马德里的列车上。简言之，斯大林读过本雅明的《论纲》，他知道本雅明要以这个《论纲》为基础撰写一部著作，他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该著作的出版……

这两则消息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在高雅文化（美术与理论）和低劣野蛮的政治（谋杀与酷刑）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在这个层面上，两者间的联系并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出人意料：欣赏抽象艺术（如聆听无调性音乐）无异于遭受酷刑，这不是最通俗的常识性看法吗？依此类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设想一座监狱，在那里，囚犯被迫永不间断地收听无调性音乐。另一方面，“更深刻”的常识告诉我们，勋伯格（Schoenberg）在其音乐中表达了对大屠杀和集中轰炸的极度恐慌，然后才出现了大屠杀和集中轰炸。不过，说得更绝对些，这两则消息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之间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可能发生短路，也就是说，出于结构性的原因（structural reasons），它们各自代表的层面永不相交。也就是说，绝不可能透过斯大林主义的视角领悟本雅明《论纲》的真实维度。这两则消息得以成立，是因为它们共同基于一个错觉，即可以把两个互不相容的现象置于同一个层面上。该错觉与康德所谓的“超验错觉”（transcendental illusion）酷似。它是这样一种错觉：可以运用同一种语言描述不同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根本无法相互转译，我们也只能透过某种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来把握它们。在透过视差把握它们

¹ “killerati”可能来自“literati”，是对“literati”的“戏改”。“literati”意为文人，故把“killerati”译为“刽人”。——译者注

时，我们总在两点之间变换视角（perspective），而两点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综合（synthesis）和调停（mediation）的可能。因此，这两个层面无法和睦相处，也没有共享的空间。尽管它们密切相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一致，但它们毕竟处于同一个莫比乌斯带（Moebius strip）的完全相反的两面。列宁主义政治和现代主义艺术的邂逅（集中体现在列宁与达达主义者在苏黎世伏尔泰咖啡馆会面这一幻象之中），在结构上是无法发生的。说得更激进些，革命政治和革命艺术是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内运行的。尽管它们有联系，却是同一现象之两面；因为是同一现象之两面，它们永远无法相交。¹事实上，就文化而言，列宁主义者多钦佩伟大的古典艺术，而现代主义者则多是政治保守派，甚至是原法西斯主义者（proto-Fascists）。这绝非历史的偶然。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与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的联系，不是早已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教益？尽管是处于同一历史时刻，但它们毕竟属于同一历史时刻的两个方面，因而无法相交。也就是说，德国唯心主义只能出现在德国那种“落后”的条件下。在那里，任何政治革命都无法发生。

简言之，这两则奇闻轶事的共同之处在于，无法消除的视差分裂（parallax gap）出现了，两个密切相连的视角之间的对抗形成了，而且在两个视角之间，无法存在共同的中立地带。²就第一种情形而言，视差分裂这一概念不得不表现为康德对黑格尔的某种报复：“视差”不就是基本二律背反（antinomy）的别称吗？二律背反永远无法通过辩证地“调停/扬弃”（mediated/sublated）进入更高级的综合，因为两个层面之间并不存在共同语言和共享地带。本书的使命并不在于使辩证法面临不可跨越的障碍，而在于证明，视差分裂提供了使我们能够识别辩证法

1 “革命乌托邦”的最简洁的定义或许是这样的：指一种社会秩序（social order），在那里，这种二元性，这种视差分裂将不再有效。也就是说，“革命乌托邦”指一种空间，事实上，列宁在那里与达达主义者相遇和论战。

2 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些，就会明白，这两则奇闻逸事之间的关系正是视差的关系：它们的对称并不纯粹，因为有关阿方斯·劳伦奇克（Laurencic）的奇闻轶事显然以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恐怖和政治酷刑），它把现代主义艺术当成滑稽的对应物（comical counterpoint）来使用；有关本雅明的奇闻逸事是以“高级理论”（high theory）为核心的，它把斯大林当成滑稽的对应物来使用。

的颠覆性内核的关键。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康复而言，把视差分裂真正理论化，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基本悖论：如今许多科学都在自发地践行唯物主义辩证法，但从哲学上讲，它们全都摇摆于机械唯物主义（mechanical materialism）和唯心主义蒙昧主义（idealist obscurantism）之间。在困难重重的年代，不存在妥协的空间，不存在“对话”，不存在对盟友的寻求。如今，在辩证唯物主义暂时撤退的年代，列宁的战略洞察力是至关重要的：“军队在撤退时比在进攻时，更需要千百倍地强化纪律。……一个孟什维克说了，‘你们现在撤退了；我一直都主张撤退；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是你们的人，让我们一起撤退吧。’我们回答说，‘为了让孟什维克主义当众原形毕露，我们的革命法庭将之判处死刑，否则那就不是我们的法庭，鬼才知道那是谁的法庭。’”²

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怎么为人认可，更不必说那令人尴尬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aterialist dialectic）了。在这里，从“确定的反思”（determinate reflection）转向“反思的确定”（reflective determination），是生死攸关的。它提供了另一个证明下列情形的个案：单词或单词所处的位置决定一切。³我们这里面对的转移是关键的辩证性转移（dialectical shift）。这一转移极难把握，因为“消极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已经与“消极性之爆炸”（explosions of negativity）一拍即合，与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形态各异的“抵抗”、“颠覆”难解难分，但又无法克服它对先前的积极秩序（positive order）的依赖，因为它就寄生在先前的积极秩序之上。从由（压迫性）体制解放出来的狂野之舞（wild dance）到（德国唯心主义者所谓的）“自由之体制”（System of Liberty），莫不如此。单从革命政治（revolutionary politics）中提取

1 我分享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下列信念：现在已经到了采纳这个问题重重的术语的时候了。巴迪欧在他即将出版的《世界的逻辑》（*La logique des mondes*）中，把“民主唯物主义”（democratic materialism）与“唯物主义辩证法”（materialist dialectics）的对立视为今日首要的政治-哲学对立（politico-philosophical opposition）。

2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6), p. 282.

3 这道理同样适用于真理（truth）：从真命题（true propositions）走向真理自身，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两个例证，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与法国 18 世纪大革命前大量出现的众多自由思想家一拍即合，不费吹灰之力。这些自由思想家既包括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又包括可怜兮兮的艺术家。自由主义者在沙龙里唇枪舌剑，尽情享受他们自身的矛盾和由此导致的悖论。可怜兮兮的艺术家以其对强权的抗议，大讨当权者的欢心。但是，彻底赞同下列转化就会困难重重——把动荡不安的局面转化为严酷的革命恐怖（revolutionary Terror）这一新秩序。同样，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那疯狂而又富有创意的动荡局面一拍即合，轻而易举。那时的至上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建构主义者，等等，全都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奋勇争先。但是，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强迫集体化这一行动中，识别出要把这种革命激情转化为积极的社会新秩序的努力，却要困难得多。从伦理上讲，没有什么比革命的美丽灵魂（Beautiful Souls）更令人厌恶了，因为这些革命的美丽灵魂拒绝从后革命礼物这个十字架（the Cross of the postrevolutionary present）上，识别出他们当初那些花团锦簇的自由梦想所包含的真理。

从哲学上讲，斯大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并不精巧。指出这一点，并没有超出“辩证唯物主义”自身，因为我所要做的，就是把我的黑格尔-拉康立场（Hegelian-Lacanian position）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同一，设想为黑格尔式的无限判断（infinite judgment），即设想为最高级和最低级的思辨性同一（speculative identity）。这就如同那个颇相学公式（formula of phrenology）——“精神是根骨头”。如此说来，对辩证唯物主义所做的“最高级”解读和“最低级”解读的差异何在？钢嘴铁牙的第四导师¹犯了严重的哲学错误，因为他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存有论化了（ontologized），把它们之间的差异设想为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universalis*）和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差异，设想为下列两者间的差异：其一是普遍存有论（universal ontology），其二是普遍存有论在特定社会领域的运

1 现在此人必须处于匿名状态，就像藏身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傀儡内的侏儒一样。

用。¹ 为了从“最低级”走向“最高级”，我们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这种普遍与特殊的差异，置换为特殊自身：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另一种人性观，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没错，再说一次，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视差关系；本质上，它们是相同的，从一者转向另一者，纯粹是视角的转换。它引入了诸如死亡驱力（death drive）——人的“非人”内核——之类的话题，而死亡驱力超越了人类集体实践（collective praxis of humanity）的视野。分裂被视为人性自身的固有之物，被视为下列两者间的分裂：其一是人性，其二是非人的过度（inhuman excess）。

有人把精神分析运用于社会-意识形态过程，随之有人对此做了乏味的标准的批评，然后又有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这一标准批评作出回应。在下列两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类似：其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其二是上述真正的精神分析回应。扩展某些原本用于个人治疗的概念，把它们运用于集体性实存物（collective entities），并把宗教说成是“集体性强迫神经症”（collective compulsive neurosis），这是“正当”的吗？精神分析的焦点不在这里，而在别的什么地方：社会域（the Social），即社会实践和社会坚守的信念这一领域，不仅处于与个人经验不同的层面，而且还是这样的事物——个人不得不把自己与它联系在一起，个人不得不把它体验为被最小“物化”（reified）、外化的秩序。因此，问题并非“如何从个人层面跃向社会层面”，而是“如果主体要

1 这里的“存有论”即“ontology”。“ontology”的中文译法甚多：“万有学”（卫礼贤）、“实体论”（陈大年）、“本体学”（常守义）、“万有论”（陈康）、“至有论”（张君勱）、“存有论”（唐君毅）、“有根论”（张岱年）、“是论”（陈康、汪子嵩、王太庆等）、“是态论”（陈康），等等。“本体论”是最常见的译法。本书提及这一哲学范畴多达189次（包括“ontology”、“ontological”和“ontologize”）。此外，齐泽克还多次提及康德所谓的“现象”（phenomena）与“本体”（noumenon or noumena），且“本体”一词（包括 noumenon, noumena, noumenal, noumenally）出现49次之多。通常所谓的“本体论”与康德所谓的“本体”相去甚远。为避免混淆，本书译者将通常所谓的“本体论”译为“存有论”。如此翻译还有一层考虑：在本书中，齐泽克步海德格尔后尘，多次将“ontology”与“ontic”对举。“ontic”本书译为“存有性”。海德格尔把“存有性”（the ontic）与“存有论”（the ontological）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体悟始于“存有性”，始于对现象的庸常体验，终于探寻其“存有论的意义”（ontological meaning）；“存有性客体”（ontic object）是由意识直接通过感知确定性（sense-certainty）来认知、体悟的，“存有性客体”的“存有论意义”乃“存有性客体”的本质。

保持‘精神健全’，发挥‘正常’功能，制度化践行和制度化信仰这个外在的-非个人的社会-符号秩序（external-impersonal socio-symbolic order）就应该建立起来。何以会是这样？”以那个众所周知的自我主义者为例，他对道德规范这个公共制度冷嘲热讽、不屑一顾。一般说来，这样的主体之所以能够正常运作，是因为这个制度就“在那里”，是被公开认可的。也就是说，某人要想成为一个私下里的狗智派¹，他就必须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些幼稚的人，他们“真正相信”这个制度。换言之，个人与“非个人”的社会维度之间的分裂，就要回过头来，铭刻在个人身上。社会实体（social Substance）这一“客观”秩序，只有人这样对待它时，与它关联起来时，才会存在。这方面的最高范例不（再次）就是耶稣基督吗？在他身上，上帝与人的差异被转移到了人的身上。

至于思想（thought）与存在（being）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全都舍弃了前哲学（prephilosophically）的、幼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即把思想视为对存在的反映/镜射，把存在视为“独立的、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一观点。不过，它们在这样做时，所取

1 “狗智派”（cynic），原译“犬儒派”，源于“cynicism”一词。“cynicism”原译“犬儒主义”，译者主张译为“狗智主义”。从字面上看，狗智主义（cynicism）即犬儒主义（cynicism），但这种犬儒主义与以前的犬儒主义大相径庭。“犬儒主义”一词有三义：（1）指古希腊由犬儒（Cynic）践行的哲学主张，后形成流派，世称犬儒派（Cynics）。它否定社会与文明，倡导回归自然，主张清心寡欲，鄙弃荣华富贵。（2）西方进入19世纪后，“犬儒主义”摇身一变，成为某种特定的人生态度或心理状态，其特点是对人类、文化和制度采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对之冷嘲热讽，表现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厌倦尘世的样子。用齐泽克的话说，这时的“犬儒主义代表着平民大众、黎民百姓对官方文化的拒绝，而拒绝的方式则是反讽（irony）和讥讽（sarcasm）：经典的大儒做法，是以庸常的陈词滥调（everyday banality）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使用的乏味语句（pathetic phrases），反抗它神圣、低沉的语调，并将这种语句和语调提升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说，这位政客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利益”。（3）第三种意义的犬儒主义恰恰是对第二种犬儒主义的“否定”：它对“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一清二楚，但依然找理由为这种现象进行辩解：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固然有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在“低贱”意识形态语句下面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面具来遮掩那些肮脏的东西，总比赤裸裸的肮脏强吧？伪君子固然不好，总比真小人强吧？这时的犬儒主义不仅与古希腊的犬儒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与19世纪以来的犬儒主义态度南辕北辙，译为犬儒主义，容易造成理解的混乱。无奈之下，译为“狗智主义”。犬儒者，“犬仁”也，因为儒家以“仁”为本；狗智者，重“智”轻“仁”。——译者注

的路径完全不同。借助于思想这一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从外部把思想与存在并置的做法，不再把思想视为对“客观现实”的被动镜射。思想（“意识”）在它那里被视为（社会）存在、集体实践这一过程的内在时刻，被视为嵌入社会现实的过程（尽管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人们已经羞于使用“嵌入”这一动词），被视为自身的积极的时刻（active moment）。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这一“克服”所做的讨论，无人能出其右：“意识”（consciousness）——意识到自己具体的社会地位及其革命潜能——改变了存在自身，也就是说，它把被动的“工人阶级”——社会大厦中的一个阶层——转化成了作为革命主体（revolutionary subject）的无产者。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从相反的一面处理这个纽结的：它面临的问题，并非如何借助于实践-辩证的调停（practico-dialectical mediation）克服思想与存在的外在对立；它面临的问题是，思想与存在的分裂（存在是对思想的否定），是如何在积极存在（positive being）这一平面秩序（flat order）中形成的。换言之，就在卢卡奇等人努力证明思想是社会存在的积极的-构成性时刻（active-constitutive moment）时，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诸如“死亡驱力”的否定性）则瞄准了思想这一被动性（passivity of thought）的“实践”方面：对于活生生的存在来说，打破/延缓生命繁殖的循环（cycle of the reproduction of life），把非行为（non-act），即退入与存在保持着的反射性距离之内，设定为最激进的干预，这是如何可能的？依照克尔凯郭尔的说法，关键并不在于克服思想与存在的分裂，而是在它“化成”（becoming）的过程中设想它。当然，对于思想与存在的分裂的形成，卢卡奇派的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提供了自己的解释：既置身于客观过程之外又作为外部操纵者干预客观过程的观察主体（observing subject），本身就是社会异化/物化的结果。不过，这个解释没有考虑到实践的出现，即没有考虑到它那被抑制的“超验起源”（transcendental genesis）。这个解释只能运行于社会实践领域之内，有其无法超越的视域（insurmountable horizon）。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我们或者把社会提升到伪黑格尔式的绝对主体（absolute Subject）的高度，或者不得不为包罗万象的一般存有论

(general ontology) 预留空间。

辩证唯物主义原来的基本“定律”是“对立面的斗争”(struggle of opposites)，新世纪(New Age)又出现了“对立面的极性”(polarity of opposites)，如阴与阳的对立，即属此类。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立面的斗争”已经被“对立面的极性”所殖民/迷乱(colonized/obfuscated)。第一个关键步骤是用固有的“张力”(tension)、分裂(gap)、不重合(noncoincidence)等概念，用“太一”(the One)这个概念取代“对立面的极性”。本书立足于这种战略性的政治-哲学决策(politico-philosophical decision)，说明这种分裂(gap)。该分裂借助“视差”概念把太一与它自身分割开来。¹完整系列的视差模式，出现在各种现代理论领域中。这样的理论包括：(1)量子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2)神经生物学之视差，即对下列现象的认识：如果我们透过面部审视脑壳，我们会一无所获，那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堆灰质(gray matter)，很难与意识和纯粹实在界(pure Real)的分裂共处。(3)存有论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之视差，即存有性(the ontic)和超验-存有论(the transcendental-ontological)之间的不和谐之视差：我们不能把存有论视域(ontological horizon)简化为它的存有之“根”(ontic “roots”)，也不能从存有论视域(ontological horizon)断定存有性领域(ontic domain)的存在，也就是说，超验的构成(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不是创造(creation)。(4)实在界之视差：拉康的实在界并不具有积极-实体的一致性(positive-substantial consistency)，而只是它的众多视角之间的分裂。(5)欲望(desire)与驱力(drive)之间的分裂所具有的视差性质(parallax nature)：我们不妨设想，某人试图完成某个简单的体力活动，比如抓住某个一直躲避他的小东西，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尽管在试图抓住那个小东西的过程中再三失利，但他却开始从中获得乐趣，与那个一直躲避他的小

1 我应该在此承认，我蒙恩于：Kojin Karatani's *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